

五史叢書

九

讀書錄 畫友錄
履園畫學 谿山臥游錄



PDG

讀畫錄序

予過龍江，見先生時，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凡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略惟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家之寫生。然今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復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據所爲文，付之樵蘇，旣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先生集，而傳稍闕略，且有虛列其名者。予再過龍江，晤雪客於遙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記以數言：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禽魚蟲獸，悉冥頑無識，然而含黃把炭，解衣磅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筆端，而形於腕下，何則？其生全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全其人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旣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噓枯吹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也。

西河 毛 甡拜手謹題。

讀畫錄序

畫之興也，其與書契並始乎！在昔結繩既久，河洛孕靈，開萬古文字之祖，卽開萬古圖象之先，故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矣，有虞氏之十二章，夏后氏之鑄鼎象物，皆此義也。其以山水爲畫，則自宗炳始，炳之言曰：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是以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故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此畫家山水所自昉也。自是而後，高人曠士，用以寄其閒情，學士大夫，亦時抒其逸趣。凡皆外師造化，未嘗定爲何法何法也，內得心源，不言本之某氏某氏也，興至則神超理得，景物畢肖，興盡則得意忘象，矜慎不傳，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爲己稻粱之謀也。惟品高故寄託自遠，學富故揮灑不凡，畫之足貴，有由然耳。唐宋而下，始有簪筆而供御，耑藝以名家者，然或位居左相，馳譽祇擅丹青，身本畫師，能事不受逼迫，此豈區區一技自鳴者哉！宋立畫學，遂進雜流，猶令讀說文、爾雅、方言、釋名等篇，各習一經，兼著音訓，要得胸中有數十卷書，免墮塵俗耳。風會日下，此義全昧，一二稿本，家傳師授，輾轉模彷彿，無復性靈，如小兒學步，專藉提攜，纔離

保姆，立就傾仆矣。昔人有云：山水不言，橫遭點汙，筆墨至貴，浪被驅使。豈不冤哉！然而錚錚佼佼，正不乏人，多在冠蓋之中，或饒世外之侶，大約不以此市利者，乃能於中得解，更不以此博名者，正於此道大有神會耳。櫟園先生，飛帆學海，掉鞅詞壇，著述等身，不脛而走，至於繪事，尤多賞心。予嘗見先生所裒唐宋諸家手蹟，神奇變化，觸目怡神，信雲術之靈函，重氈之瓊祕也，下逮時賢，咸加徵集，凡海內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見長者，無不曲示獎借，收之夾袋，而海內之士，凡能爲一竹一木，一邱一壑者，亦無不畢竭所長，以求鑒賞。數十年中，所收不下數千帙。於是拔萃選尤，裝潢成冊，一時名流，多爲品題，此讀畫錄所由作也。蓋先生于役淮陽，舟中多暇，乃取前冊，信手繙閱，隨意所至，爲立一傳：或記相交之因緣，或敘作畫之始末，或詩或跋，或繁或簡，不獨山水之神情，躍躍欲現，卽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幅中矣。然亦有至交密友，或翻缺焉者，則以扁舟旣達，酬應遂勞，未免以公事奪其閒情，青鏤分於赤牘耳，見者多以爲先生未竟之書，而予謂卽先生已成之書也。蓋先生意中所欲言，筆下所肆及，已露一斑，引而伸之，聞一知十，豈必人人立傳，乃稱全書哉！昔阮孝緒傳寫士，有人所共知，而未必具載；乃其所載，或翻出人擬議外者。禪家參悟，不死言

四
下，畫家筆墨，不墮蹊徑，高人會心，正自如是，固不得以定法求耳。然則得先生之意以讀畫，當不墮作家雲霧中，得先生之意以作畫，必不以神化讓古人矣！

繖山 張 遺瑤星拜撰。

讀畫錄目錄

序

卷一

李君實

董文敏

吳梅村

葛震父

趙文度

李長蘅

姜周臣

陳旻昭

魏考叔

魏和叔

鄒滿字

鄒方魯

朱翰之

朱知鄒

陳章侯

惲道生

邵僧彌

鄒衣白

祁止祥

卷二

翁壽如

姚簡叔

程孟陽

胡長白

胡元潤

程正揆

釋無可

石谿和尚

釋漸江

周靜香

王石谷

方邵村

王子京

姜綺季

龔半千

卷三

黃濟叔

張爾唯

許有介

張大風

程穆倩

張稚恭

楊龍友

楊無補

趙雪江

宗開先

沈朗倩

謝仲美

吳遠度

高蔚生

高雨吉

樊會公

張損之

胡石公

葉榮木

卷四

馮幼將

楊玄草

李雲谷

許子韶

方爾張凌又憲

姚若翼

葉君山

沈蘧夫

朱近修

陳原舒

和子長

江遙止

郭去問

郭無彊

盛伯含

盛林玉

施雨咸

吳子遠

馬瑤草

劉酒

王子杓

蘇澤民

章言在

讀書錄卷一

清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牋，始知先生精繪事。遍覓其手跡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浹心，有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爲主。」極服先生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子以先生畫帙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先生畫以意少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畫，有三數幅佳畫，擇其最愜鄙衷者，錄于後：「題畫霜落蒹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將人去，茶熟香溫且自看。」爲王章甫畫黃葉陂深隱釣舟，蓼花瑟瑟水悠悠，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瀟湘一段秋。」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雁影孤，凍痕淅淅上蘼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爲寫江干待別圖。」題畫與曹允大黃石堆牆竹掃

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峯迴又不聞。」「題畫小卷」江上孤吟欲暮天，一舟

橫渡草芊芊，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低頭聽杜鵑。」「題畫與沈子廣」烟中浦渚出復沒，霜外柳枝疎

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題畫高孟奕扇」卜築新開水竹扉，日斜烟樹望成圍，

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訪鶴歸。」「題陸岡田扇」石田茅屋入雲峯，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

從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題畫與興張齊函」雪後茅堂護曉寒，酒餘呵筆佐清歡，不須更簇閒花

草，凍柳梢雲已耐看。」「題畫與沈子廣」雨寒松閣恣高眠，夢入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峯多忘却，聽

泉剛記到開先。」「題畫與沈子廣」帳掛玄綃煙霧冥，簾波蹙蹙水涵星，碧雲不動高天迴，夢遶廬山

九疊屏。」「與沈翠水論繪事，因題所畫便面」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酣霜水溜渠，何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

對匡廬。」「畫沈明允扇」秋林薄處見山巔，霜樾烟柯指顧便，小作沙坳容野艇，空明留與白鷗天。」

「白描梨花」雨香雲淡月霏微，薄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山春宴罷，水晶簾下拜安妃。」「小扇與撫逸」山亭

放眼入遙天，疊疊春沙萬井煙，鬪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題畫扇」霜柯霧樾冒寒

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釣處每教雲氣掩，不令聲跡認羊裘。」「題畫絹小扇」柳淡波寒春事遲，雨

晴剛得曬鷗鷺，社回故作閒風調，醉手離歧顛釣絲。」「甲子二月訪陳眉公先生湖上，阻風朱涇，寫風雨雜舟卷」江店酒香花正

穠，午潮初上碧連空，篷籠暫掩蕭蕭雨，柳外晴霞一縷紅。」「乙丑三月三日北上，伯選送余至京口，舟中無事，爲寫小景」雲林興

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傍太湖，曠朗不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溪山入夢圖」卷，做大癡。釣罷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留巔，不須更怯客簷雨，江樹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生筆墨者，讀諸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虞山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倩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爲題署，都不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索畫，稍倦則謠詠繼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閨房爲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題：「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等閒事。」孫阿羅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久，山樵之上，豈非以氣韻勝哉！玄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度世。神品不如逸品，於此益信。」倪闡公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不知引鏡自窺，何以爲貌！」雲間先生嘗云：「不讀書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爲畫，然能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北海孫寶仍題曰：「吾師風流文彩，照映海內，其秀如廬岳千尋，其遠如蜀江

萬里，閱此一往，如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潺湲，東澗西田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滿山。」楊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深深，獨看雲峯曳杖尋，忽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行其志，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餘，偶及繪事，寫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於世。家故不貧，散金結客，晚年金盡，好客猶不已。常于滁陽道上，值二三故人北還，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然頗有哀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候官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三先生手蹟都爲一卷，顏曰「三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爲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道人有此圖，峯巒險絕，人物叢萃，爲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足證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菴

題：「翠帚春風，想見張緒當年。」元微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頑榦纖枝，爲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靜，山空鳥不喧，爲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婁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爲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子柔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子柔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中一姬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攜回張室中，海內文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小幅云：「壓雲突兀一峯蒼，石路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方田伯題：「幾家茅屋翠微橫，石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剎有鐘聲。」談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不意遽返道山。每遣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

多奇致。醉後逞筆，尤英英自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恆得。或怒詈人曰：「若輩安足知余畫！」顧酒錢乏，則又急作一二幅，與裝潢人郭華陽，郭則跪進酒資，酒資既足，復傲睨不肯爲人作，或怒詈人如故。以故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眞源公，以進士爲名侍御，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豁達不羈，好雅譔，常於筵間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座客詢之，曰：「少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幾日春風，遂非年少，聲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髀骨之痛，唾壺之歎，了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旻昭

陳旻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昕，江寧人。性豪爽，事親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爲諸生時，極爲余鄉鄭潛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三藏僧舍爲家，非大故弗歸。諸衲子爲修羅屈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護己腦目。癸未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無優伶，室無妾媵，旣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坐清淨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

已俱。觀涉江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甚多，皆零星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柏五七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酒間時出滑稽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墳，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媚弱，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據勝場矣。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深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十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惟招之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爲予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較山水爲多。考叔行書摹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相逢各盡歡。」皆爲人傳誦云。考叔尊人堯臣，亦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母殿壁，尙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辦。

八
考叔周睟日，其尊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堅不捨。尊人歎曰：「又一畫工矣。奈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更名克，亦工山水。寫水仙，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予爲文字交，嘔心爲舉子業，卒不博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藝苑，不得志場屋，僅博一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夕視瓶粟，餘升許，復覓槽枥數枝，爲二親一日供，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逮暮而返。居平客至，脫冠自汲以供茗椀。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爲構小閣，顏曰「節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震甫一龍、顧與治夢游、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而已。與予從兄敏求比屋居，余又交其子喆，故余得其山水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喆，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霞閣，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予北還，贈以詩：「板橋花隙種桑麻，織屨先生悵悼家，只識前修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華。關心明月人千里，過眼烟雲畫一叉，肯羨東鄰釜底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盡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七處和尚，卽朱翰之睿啓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慈菟遊，自名七處，人稱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爲人落筆，但數過諸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爲予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曰：「凡作詩文字畫，須楮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始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作。」七師畫吾無間然！予常曰：「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八始寂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有，皆爲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子知鄮。

朱知鄮

朱知鄮，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子白、羅星子、高康生、予從兄敏求及余爲同硯友。思遠才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爲詩，畫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鑿。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曰：「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曰：「君到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異耶？」予甚旨其言。君自北回，佚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溧水山中，或名璆，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衆悲其志。偶入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友人殮之。詩數卷，板行與未鐫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閩人魏惟度刻詩持，不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己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遲，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